

海边人家

龙头，又有向日葵了

□李慧慧



AI制图

站在岱东半街，海风漫过成片的花田，千万朵向日葵静静舒展。金黄花盘齐齐朝向东海日出的方向，风过处，层层金浪缓缓起伏。

游人大多只贪恋这片花海的明媚烂漫，驻足拍照，惊叹海岛忽然多出的温柔景致。却很少有人知道，龙头的向日葵，不是第一次盛开。这样的遍野金黄，不是新生的景致，是时隔多年的归来。所以我说：龙头，又有向日葵了。

向日葵原产于南美洲。十五世纪，由西班牙人引入欧洲，借着大航海时代的商贸航线，经南洋传入闽浙沿海，落地中国。国内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，出自明代万历丙午年（1606年）姚旅的《露书》：“忽有向日葵自外域传至。其树直耸无枝，一如蜀锦开花，一树一朵，其大如盘，朝暮向日。”同期赵岷《植品》亦录，向日葵由西洋僧人携种入华，初名“丈菊”“西番菊”，仅作异域奇花观赏，并未普及食用、榨油。

浙东沿海，是向日葵最早登陆华夏的区域之一。明代《临山卫志》《平湖县志》，均留有沿海引种记录。地处东海航道要冲的舟山群岛，商船、渔舟往来频繁，自然成为这株异域花草扎根近海海岛的第一站。

古时岱山，是海上丝路浙东海域的必经锚地。往来南洋、闽浙的船只靠泊补给，细碎的花种便随海风、货袋与人迹，悄悄登上岛屿。明清两代，岱山民间多是零星栽种，屋前地头、院墙边角，随手种几株丈菊。不求观景，只为秋后收一盘籽实，闲时嗑食，解渔家劳作之余的清苦。

它不像岱山贡盐、蓬莱仙芝、倭井潭硬糕，被载入方志物产，留名典籍。数百年来，它只是海岛寻常草木，默默长在普通人家的院落，随潮起潮落，岁岁枯荣，安静陪伴一代代岛民耕

海度日。

岱山规模化种植向日葵的历史，有据可查，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。解放前，县内皆为散户零星种植，不成气候。1954年，国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，支援出口建设。岱山全县推广栽种向日葵，总面积122亩。那时龙头村还叫龙头乡，积极响应，落地种植88亩，共计18万株。当年全县收购葵籽31吨。

那是龙头向日葵第一次成片成势，不再是院角零星点缀，而是铺展成田、扎根乡土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，岱山乡间向日葵栽种尤盛，

田边地角，随处可见金黄花影。

时代更迭，作物更替。此后数十年，向日葵渐渐退出大田种植，重回零散点缀，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海岛人慢慢忘了，龙头这片土地，本就适合长向日葵。

近年农旅兴起，这株耐海风、耐盐碱、生性向阳的草木，再度回归海岛田野。2013年，岱西曾种过成片葵花；2017年，龙头田间再度花开成海，彼时我也曾撰文，记录这片山海金黄。之后数年，花海断续，景致浮沉。2020年，高亭

小小说

海岛磐石

□范永海

东海，Z岛，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味，日复一日地吹拂着距离海岸不远处某部海防营营区。海风仿佛一张粗糙的砂纸，不间断地打磨着营房，同时也打磨着驻守的每一名官兵。

这天，步兵一连的一班长唐松华伫立在营区门口，在海风中站着，如同从海岛礁盘上生长出来的一块石头，黑不溜秋，沉默寡言，有棱有角。

熄灯号已经响过好久，营区里静悄悄的。连队学习室的小窗处有昏黄的光线透出来。唐松华趴在桌前，坐成一尊雕像。桌子上放着电大教材，旁边是《海防步兵预提士官训练手册》，书页卷了边儿，纸边被汗渍和枪油给染成深褐色。此时他正在钻研费尽口舌从排长那里借来的“宝贝”——指挥专业教材，用水笔在注解上圈圈点点。台灯光照晕在他的脸上，眉间透出一股英气和倔强。

“班长，还在加班看书，赶快睡觉吧。”新兵覃裕刚下夜哨路过，轻轻推开房门劝道。这名新兵曾是班里的“刺头兵”，后来被调教得服服帖帖。唐松华没有抬头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继

续“啃”书。覃裕看着班长专注又执拗的身影，悄悄合上门离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海风变大，“啪啪”地拍打着窗棂。

为迎接上级组织的“海防卫士”比武，连队组织训练尖子开展赛前集训。太阳炽热，沙滩滚烫，空气中的热浪在眼前摇晃。唐松华背着八束手榴弹，背带深深勒进肩膀部位的肌肉里。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黝黑的面颊哗哗流下，砸落在沙地上。迷彩服很快湿透，又很快被烈日烤干，结出一圈圈白花花盐花。一个战友喘着粗气劝他：“松华，悠着点！”他看了对方一眼，神色坚定：“步兵一连的班长没有孬种！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如石头砸进沙子，力量满满。

选拔考核那天，天气格外炎热。唐松华背着八束手榴弹，在炽热滚烫的沙滩上向前奔跑着。耳边的加油声渐渐被嗡嗡声代替，战友的身影在视线里晃动着，他感觉胸部在燃烧，双腿沉重得如灌满了铅。他紧咬牙关，双腿机械地往前挪动。当冲到终点的那一刻，他眼前一黑，晕倒在沙地上。

卫生员赶紧抢救，并给他喂水。他睁开眼皮

后，急切地问旁边的战友：“我跑了……第几名？”围在担架旁边的老兵，眼眶马上就红了：“第一名。”有的人转过身子背对着他，肩膀微颤。

当年十月，新营区建设工地旁边堆场杂乱，连队组织官兵整理。唐松华在弯腰搬砖时，突然眉头紧皱，牙关咬着，额角上冒出了冷汗。那是腰肌劳损又发作了，疼得他感觉如锥子在扎。覃裕眼尖，看到班长脸色不太好，赶紧放下工具想过来搀扶他。唐松华低沉地吼道：“没事！”然后硬撑着挺直腰板，脸上的肌肉在抽搐，手中的活却没停。他转过身，从口袋里摸出塑料药板，抠出两片药，塞进嘴里干咽下去。

夜间，营区一片安静。排房里，战士们的鼾声一声紧接着一声。唐松华直直地侧躺着，如一块无法翻身的礁石。腰背传来钝钝的疼痛，如同涨潮的海水，一阵一阵地袭来。黑暗中，他攥着拳头，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腰背。这声响很轻，可是却如重锤敲击在覃裕的心口上，他闭着眼睛在装睡，没有动弹。班长那压抑的敲击声，一下又一下落在他的耳膜上，也落在他年轻的认知中：原来像石头一样的班长，身体里

面也隐藏着无声的痛楚。

营房建设现场会议已经结束，全连官兵一直紧绷的神经得到了舒缓。晚饭后，海风送来清凉。唐松华坐在营房后的礁石上，望着海面出神，清冷的月光勾勒出他疲惫的轮廓。

覃裕走来，拿着两个搪瓷缸泡面。“班长，吃点热的。”覃裕轻声说道。唐松华转过头，有些意外，脸上的线条柔和了些。他接过缸子，点了点头。面汤的热气模糊了两人的视线。覃裕挨着他坐下，望向大海，海潮声拍打着岸礁。

“班长，你像这块石头。”覃裕突然开口，声音在涛声中很轻，却清晰可闻，他指着身下的礁石。唐松华端着缸子的手顿了顿，侧头看向他。

覃裕迎着唐班长的目光，鼓起勇气说：“看着又冷又硬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挨近了才知道，石头底下……是暖的。”

唐松华默默地看着覃裕，海风拂动着他额前的短发。他没有说话，抬手落在覃裕的肩上。那手掌带着厚茧、骨节粗大，在月光下显得厚重而温热，沉甸甸的，带着无须言语的暖意。月光下，两人与石头的侧影，融入了海岸线。

心香一瓣

风雨长亭 山野归廊

□缪群舟

青石板铺就的山路一阶又一阶，困困盘盘，狭长陡峭。抬头望不尽去时路，回首看不清来时道。一条散落在山野的褪色胶卷，倒映着荒芜又柔和的时光阴。

小时候，常住外婆家，也时常去姨妈家小住。姨妈家临近大海，推开二楼南面的双扇木窗，远方的海平线一览无余。仲夏的晨风贴着海岬东南沿岸的崖壁飞奔而来，只浅浅在海湾打个转儿，就从一众金盏花和鼠尾草的上空轻盈掠过，匆匆行至窗前。入夜的小楼万籁俱寂，月华穿过豆绿的花桢窗洒落满地，晚风浸着广玉兰的甜香潜入帷帐，夜茫茫，水漫漫，“清风明月无人管，并作南楼一味凉。”

“海的那边有人吗？他们是谁？”我依偎在姨妈的膝盖边，又一次发出这样的疑问。姨妈微微垂下头，一只温暖柔软的手缓缓抚过我的发梢，俯身轻言：“有啊，那是群想要回家的人。”

外婆常常念叨姨妈家人口多食物少，我每次去姨妈家都得担点东西过去，如蔬菜、咸鱼、咸鲞、鱼面、鱼干……

临近晌午，太阳似一只大火球炙烤着地面，海边的山旁小路，遮阴的树枝矮小且稀疏。上山的台阶又多又陡，从山脚直伸山顶。人爬行着台阶，小腿好像绑着沙袋似的笨重吃力。因为人小力薄，又担着点东西，往往没有蹬得几个台阶，汗水已经湿透了衬衣。每跨上一个台阶，肩上的扁担仿佛陷入右肩上的皮肉里，肩膀又痛又红。扁担两端的東西不停地摇晃，人忽而一个踉跄，忽而又一个踉跄，多想放下肩上的担子喘口气，可是路边没有蔽阴的地

方，火辣辣的地面到处滚烫，仿佛要把人蒸发似的。这时突然抬头看见远处有一个路廊。

心里即刻会升腾起一种希望，眼睛变得明亮了许多，耳边似乎听到前面传来一股清凉泉水流动的声音。小心脏一阵高兴，脚步也加快了，肩上的担子也变轻了。因为路廊在前面向我招手，向我微笑。走近路廊就走近了一个歇脚地，也走过了一个终点小站。

路廊里总是坐着一位老太太。清瘦，和善，柔顺的头发拧成束圈，在后脑处盘成圆髻。发尾用长约五寸，宽约半寸，银制篆刻缠枝梅花双尖簪挽起，鬓畔髻侧常点缀娇嫩的花朵，白玉兰、茉莉花、素馨等。前额和鬓角的碎发日日用刨花水向后梳起，光滑服帖地压在四周。

老太太身旁的长条石凳上用瓷碗盛着甘冽的凉茶，两分钱一杯，田事归来的农人抹了把额头的细汗，捧起大碗一饮而尽，燥意从生的脸颊上浮现出满足的神色。沿途歇脚的行客，端着蓝边瓷碗慢慢啜饮，茶水淌过喉咙，暑气瞬间退散。另有炒蚕豆，十两分铜钿，只以少许盐和茴香调味，咸香酥脆，令人食指大动，欲罢不能。五分钱三个的油柑糖堪称主角，叠罗汉般安静地躺在玻璃罐里。若欢喜丰腴的汁水，还有油柑糖葫芦。鹅黄鲜果串成一串，均匀淋裹糖浆，堆成小山状，齐整地排布在圆形竹匾上。

“阿婆，来碗凉茶喽。”年轻小伙卸下柴担，站立着，一仰首就将整碗茶水送入喉中，抹抹嘴角，朗声道：“再来一碗！”“哦哟，今天的蚕豆味道足足的。”赶回来的大叔惬意地啷巴着嘴，叠起放着剩余豆子的纸包，塞入衣兜，预

备到家当佐酒菜；“阿姐，慢些走啊！”顶着西瓜头的小男孩紧攥着一串油柑糖葫芦，舔舐着脆甜糖衣的间隙时，猛然看到去镇上买米的长姐，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慌了神，急吼吼地嚷道。老太太盈盈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，路廊也是。

廊屋之上藤蔓蟠结，筑成一处天然屏障，遮挡了炎炎日光。廊下，一段明朝旧事从卖扇大伯的口中娓娓展开。大明宣德年间，一书生只身前往泉州府探访亲友，正值阴雨晦冥，山路难行，偶见山腰有一处路廊，便快步行至亭中歇脚。忽闻廊外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书生走近观望，似乎有一个黑色的影子隐没于杂草间。他蹑手蹑脚拨开草尖，只见一条青绿小物，似蛇非蛇，蜷曲草丛中，周身散发淡淡莹光。颈部有一处伤口，正向外渗血。书生从随身携带的褡裢里取出药丸，细细碾碎敷在伤口上，又从竹筒中倒出水，递到嘴边，哺于它喝。一个时辰后，小物蠕蠕而行，不一会儿消失在青草深处。书生起身准备离去，却瞥见该物所过之处，一枚月牙形鳞片留其上。他拾起流光溢彩的鳞片，揣在胸前。行至亲友处，却发现此鳞已化为雀卵大小、玲珑可爱的玉石。

次月，书生返乡途中偶遇骤雨，慌乱中又跑至路廊躲避，邻村货郎和木匠也在路廊里。忽闻轰鸣声由远及近，如奔驰的战车，震耳欲聋。只见一条硕大的青龙从云端垂下，龙首隐于墨云间，虬劲龙尾搅动海水。龙吟阵阵，戛玉敲金，裂石穿云，海面上水汽氤氲。“神龙取水，兴云布雨！”货郎与木匠高声惊呼，二人心胆俱裂，两股战战，俯伏在地。惶恐之时，书生

看到腰间荷包内暖光溶溶，掏出一看，玉石迸出一道亮光，直射海面。巨龙似有感应，收回龙尾，疾风渐止。须臾，大雨滂沱，滴如车轴，唯有路廊内阻隔风雨，众人安然如故。尔后，人们称此处路廊为“神龙亭”。

六百年前的轶闻俯仰之间，已成既往。世事白云苍狗，鹤归华表。星霜荏苒，神龙已难觅踪迹，但路廊仍在山间守望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。时至今日，街巷阡陌依旧流传着一句俗语：“麒麟山上神龙亭，风雨到此皆不侵。”

以往交通闭塞，地处山路峻岭，出门都得爬山越岭。人们行走在自然的怀里，行走在海畔的巉崖上，也行走在深山的幽谷里。伏暑、隆冬、雨天、雪夜，路中有个长亭进去避一避雨，挡一挡风，饮一口凉水，蓄一点力气，叙一段市井里巷的趣事，聊一则山林陌野的异闻，霎时人就忘却了挑担爬山的疲钝，忘记了酷热严寒的辛劳。路廊见证着往昔的悲欢聚散，物换星移；也记载着今朝的田园牧歌，鸡犬桑麻。

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，生命一直行走在路上。路的这头是来处，那头是去处；路的这头是故乡，那头是他乡。长路漫漫，归期渺渺。远行的人在廊里暂歇，话别亲友，寄托离情；还乡的人遥见路廊，便知乡关近在咫尺，一腔烦愁烟消雾散，自此安心落意。

魂牵梦萦的故土啊，千万次心之所系，梦中所望。即便山川相隔，江海为别，那群想要回家而无法回家的人，终有一日，会披着星芒或曦光，伴着悠长的小调，踏上归乡的路。

路廊，风雨不惊，山野倚侍。